

三个失踪的女人

徐绍武



三个失踪的女人

徐 绍 武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三个失踪的女人

徐绍武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9 插页1 字数170,000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0

书号: 10151·913

定价: 1.20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侦探小说，通过一起奸杀案件的破获，歌颂了公安干警不畏艰险为民除害的崇高品德，抨击了任人唯亲的不正之风，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读来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目 录

一	一具女尸	7
二	疑点斑斑	8
三	移尸人相去不远	17
四	认尸人破涕为笑	24
五	切不可糊里糊涂	34
六	没道理也得照办	46
七	毁面女尸	56
八	先查出匕首的主人	63
九	他对她情深意切	70
十	她害羞得眯上了眼睛	78
十一	这只鞋是谁的	85
十二	跳蹊的第三个女人	93
十三	尸乳上的吮伤	101
十四	失意的少妇	111
十五	难道凶手是他	113
十六	远方的求爱信	125

十七	慷慨的撑腰人	132
十八	似是而非，似非而是	140
十九	又一个妇女失踪	147
二十	招领十二趾女尸启事	154
二十一	比破案还伤脑筋	163
二十二	她说他侮辱了她	171
二十三	蛮横的自首者	180
二十四	“他”字歌	188
二十五	冲出小圈子	197
二十六	杀人犯摇身一变来办案	205
二十七	呸！捉住这对狗男女	214
二十八	泄密	222
二十九	县委书记暴跳如雷	230
三十	一百二十天前的凶杀真相	239
三十一	对第十封求爱信的回答	247
三十二	决胜在千里之外	256
三十三	小红楼上的交锋	264
三十四	有情人终成眷属	276

一 一具女尸

正值三伏，黄土高原上的气候，干燥而闷热。地上没有一丝儿风，天上没有半缕儿云，烈毒烈毒的太阳，象个日炽的火球，炙烤得过路人不敢仰脸抬头。杨柳树上的知了，扇抖着纤薄的纱翅，发出焦灼难忍的嘶鸣。包谷叶儿蔫塌塌地吊在秸秆上，仿佛枯死一般。

说起来，这天晌午，该是行人断路的时刻。那些钻在没过头顶的高粱地里耨三遍地的农民们，要趁着这炎天烈日不能干活的当儿，歇歇晌，补一补夜短缺眠的亏欠。那些出门的人们，也多避开这晌午头儿，赶在前晌凉快的时候，或者拖到日头西斜以后再上路。倘若谁个有紧急事儿，那当然就另当别论了，比如眼下这一老一少，就是个例外。

两个干部打扮的人，正汗流浹背，急步流星地赶路。走在左侧的叫陈耳东，已近五十岁光景。另外一位小青年，也就是二十五六的样子，他叫王征程。他俩都是沿川县公安局的干部，刚从吊死的无名尸现场野树林工作回来。

陈耳东，瘦高个儿，颧骨高高隆起，双颊深深下陷，灼灼有神的眼睛闪烁着坚毅、慑人的光芒，细腿长胳膊，刚劲强健，挺拔硬朗，活脱脱一副多年在风风雨雨中奔走，在艰难困苦中摸爬滚打，见多识广，阅历丰富的老战士形象。在酷热的阳光逼射下，那顶芦苇编结的凉帽根本帮不了他多少忙。他热得通体流汗，满脸冒油，却好象并没有在意，只是埋头走路，不吭一声儿。他一双赤脚穿着用麻编结的土凉鞋，在发烫的砂石公路上急匆匆地一起一落，间或用手背揉一下被汗水渍酸了的眼睛。虽然他已与同伴走出了十多里路，但全部心思却还没离开刚才那具上下牙衔着舌头，双眼鼓暴着的女尸。

小伙子王征程，却和陈耳东不一样。一路上，虽然老陈几乎没跟他搭话，可他却依然说、笑、骂大街，诅咒老天为什么不飘来一朵云彩遮遮日头，或者刮来一阵凉风消消暑气；责骂修公路的人，为什么不在路旁边挖一条河，要是游着水赶路该有多好；抱怨为什么如此不凑巧，连个顺路的汽车、拖拉机也遇不到。那个本来并不十分重的工作提包，简直成了他极大的负担，走不上三五十步，就得倒换一次手。

“以后，张肯开的这个老爷车，我是任咋也不敢再坐啦！这不是坑人吗？把咱们拉来，就不管接啦！”王征程忿忿地嘟囔着，对陈耳东说：“不过，你受的这次罪，是我害的。你原本说骑车子来的，可我硬是死拉活拽地把你推上了吉普车。”

陈耳东不语，象没听见一样，只顾闷着头走路。他的神经还深陷在复杂的思索里。

“他娘的！我实在受不了啦！你再劝我也不听了，这浑身的刺痒劲儿，简直是不让人活啦！”王征程骂着，一弯胳膊，就把敞着怀的衬衫扒下来。这件衣裳，可真有点分量了，饱浸着汗水。他用力一拧，那汗水便刷刷地倾注到地面上，溅起了一溜尘烟。

陈耳东这才扭过脸来，大声劝道：“快穿上！不然马上就会晒出一层小泡来，感染了就是一脊梁疮。”

“生疮就生疮，我豁出去啦！”王征程不听劝阻，依然把衬衣提在手里，“再说，那玩意儿我也领教过，小时候，我每年都是满腿的疮。”

“就是怕影响了工作哟！咱们这回可要忙活一通呢！”陈耳东认真地看了小伙子一眼，“你光屁股时生疮，可以躺着坐着不动，有奶奶给你哄蝇子，扇扇子。可现在你要长一身疮，那就麻烦了，它非搅得你什么事也干不成。”

“唔！”王征程见陈耳东不象在开玩笑，又嘿嘿笑一声，“这么说，咱就把它穿上。”

陈耳东哼哼笑了两声，表示赞许。

两人又闷头走了一阵子，王征程不甘寂寞，又开口了：

“咱们郭组长，可真有远见哦！”

陈耳东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

“人家是预见到了，等着跟咱们一块回去，要挨这一路晒，所以围着尸体转了一圈，观完了景儿，就坐上张肯的汽车颠儿啦！”王征程刻薄地说。

“啧啧！”陈耳东用喉音笑了两声，没有接碴儿。他的心思源本没在这上头。

“有这样办案子的吗？倒背着手儿，离尸首八丈远，转上一圈，叫喊几声‘臭臭’，不看个子午卯酉，一抬脚就上车走了。”王征程越说越有气，“倒显得他灵魂多高尚似的，光催着让把尸体的中间盖上，一个劲儿喊‘丑死了，难看死了’。难道检查精斑，采精样，还能从别处去找吗？真是的！”

“啧啧！”陈耳东依然在和他脑子里的问号周旋。

“哼！他找的那借口也真叫绝啦！不嫌脸红！说是要去催问简报的打印情况。你郭组长几时问过这类琐事？他秘书组是干啥吃的？人家黎萍连这点儿工作都干不好吗？简直是岂有此理！”王征程喊着，不由地往近靠过去，对还在埋头思考的陈耳东说：“老陈，你在文化革命前，当公安局长，就是这么个当法吗？”

陈耳东没吱声，可脚下的步子却忽然放慢了。他猛地站住，转过身，面对王征程，答非所问地说：“你看糟不糟！”

王征程一怔，忙问：“什么？”

“我把这件事疏忽了，差点误了事！”陈耳东懊恼地说：“还得返回现场去采点大便样，进行技术检验。”

“还有必要吗？”王征程疑惑地问，“我看你已经把各种检验材料都采了，查看得也很仔细了嘛！我们都走了一半路了，再有十几里就到县上啦，这一段路，咱们走得可不容易哩！再说，往返一耽搁，下午三点开会，咱就赶不到县上啦！”

“是啊！”陈耳东长叹了一口气，显出一种愧很难言的神色，说：“这事都怪我！但事情还是得干好呀！我看这样吧，我一个人去吧，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或者，你先往县城走，我脚下加点劲儿，争取三点赶到县上。”

“听你说的，这怎么行呢！”王征程扭一下脖子，“我去采吧，走得还快些。你年龄大了，也趁空歇一会儿。”

陈耳东不同意，两人也不再互相推让，便一齐掉转身往回走。

野树林就在城东沿川县到西岳市的公路边上，一个两山相夹的谷口处，遍地是陈年老树和一片一片的灌木丛。公路倒是平平坦坦的，只是日头直晒，无遮无荫，酷热难忍，好在他俩心中有事，也顾不上冷呀热的了。采取粪样倒不是很复杂的工作，三两分钟便干得妥妥当当。这个女人吊死以后，二便失禁，一直顺着腿淌到脚跟。他俩又同看守现场的民警和民兵说了两句闲话，便用急行军的速度往县城赶。

王征程边走边问：“这女的明明是吊死的，又不是服毒死的，连剖腹检验都免了，还采这粪样做什么？”说

着，两眼疑惑地看着对方。

陈耳东笑笑：“这很难说，也许是多此一举，那这一趟路可就白淌了冤枉汗啦。不过，这粪里也许有什么文章可作呢！作案现场任何物品上的蛛丝马迹，都有可能成为破案线索或核察证据。你别看这么一点点粪便检样，它说不定正是打开案件奥秘之门的那把钥匙呢！你信不信，小伙子！”

“这倒是对的。”王征程心悦诚服地点点头。他这是第一次和陈耳东办案。陈耳东那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和不嫌麻烦、不畏艰苦的工作态度，以及待人和气、热情的性格，使他格外敬佩。

“对我们办案人员来说，掌握的有关资料越丰富、细致，就越有好处。有时候，那些表面看起来是些微不足道，不为人所注意的细枝末节，或道听途说的只言片语，以至茶余饭后的闲扯乱谈，都有可能引出意想不到的重大疑点或求之不得的线索来。”陈耳东见小伙子听得这般认真，很愿意多说几句。他觉得，对于象王征程这样踏进公安机关大门不久的年轻人，老同志是有责任和义务多对他传授一些业务知识和工作方法的。采了粪样再次上路以后，陈耳东似乎解脱了一桩思想重负，情绪活跃了许多，头也不再埋着了，而是不住地把那淳朴、亲切、和蔼的面孔，扭向王征程，跟小伙子随便交谈起来。他很喜欢这个年轻人，觉得他秉赋贤良，处事公正，查情断事总是力求合情入理，很少执偏从私，有时虽然出言辛辣、刻薄，近

于不谙人情和事体，但对于事情的本来面目却是从不歪曲和隐晦的，是一个胸怀坦荡、性情直爽、聪明干练、坚毅刚强的后生。对于王征程的这些长处，陈耳东表面上不露声色，内心中却极为赞赏，觉得一个司法干部，能具备这些品格素质，实在是难能可贵。

二 疑点斑斑

陈耳东是在二十多天前，才从西岳地区“五·七”干校分配来的，调令上标明他的职务是沿川县公安局领导小组成员。十年动乱之前，他在另一个县里当了七年公安局长。他踏入公安机关的大门，是一九五三年从朝鲜战场回国以后，那时，他是一杠仟花的上尉连指导员。

自从来沿川重新工作以后，他出于谨慎和稳健，跟这位在造反气氛中长大的王征程没有更多的直接接触，但王征程平日里的待人处事和举止言行，却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次自缢案件发生后，公安局领导小组研究确定他和王征程一起参加破案工作。经过这两天的共事，他对小伙子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王征程在工作中认真、精细的态度，机智、锐利的头脑和敏捷、干练的手脚，使他感到惊喜。这几点长处，恰恰是一个人民刑事侦察干部所特别需要的。

在动乱的十年里，由于“四人帮”的破坏，使我们国家刚刚臻于成熟的公安战线的工作，遭受了毁灭性的重

创，业务干部的建设和后备力量的培养更是无从谈起。陈耳东返回工作岗位后，见公安局问题成堆，百废待举，感到格外痛心，不由地产生了一种多年心血付诸东流的哀伤和悲愤。但是久经锻炼的党性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素质，使他很快便振作起精神，决心和同志们一起，重振旗鼓，再起炉灶，在有生之年，用全部的心血和精力，以当年战争中冲锋陷阵的姿态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把被遭踏殆尽的工作成果再度攫取回来。落难思知音，独行求伙伴，正是出于这种心情，陈耳东十分珍视这次和王征程共同工作的机会。

“一个多么有发展前途的好苗子呀！”陈耳东想着，看了看走在身旁的王征程，以挚爱、诙谐的口气说：“小王，我考考你行不行？”

陈耳东满面笑容，一副十分亲切、友好、随和的神情。

“好呀！”王征程一扬脸，很感兴趣地靠过来，用嬉笑的两眼看着对方问：“你想考我什么题目？”

“三句话不离本行，当然是考你有关工作上的题目喽！”陈耳东一本正经地说，“你分析一下，这个吊死的女人，到底是自杀呢，还是他杀？”

“自杀。”

“根据呢？”

“没有同人搏斗、挣扎等他杀的痕迹。”王征程流利地回答。

陈耳东赞赏地笑了一下，又以严师戏爱徒的揶揄口气说：“事先被人用酒灌醉了，或者注射了麻醉剂，吃了麻痹

药，闻了迷香气味，使人昏厥的手段多得很嘛！也许，干脆把她先毒死，再制造假现场……”

“都不是。她两手的掌纹里，指甲缝里，都有大量的细碎麻屑，已确认这是她上吊用的那根麻绳上的。显然，这个缢死她的绳结，是她自己亲手打的。”王征程鼓着那双争强好胜的眼珠子，认真地、胸有成竹地回答，“事先灌醉、麻醉、毒死的可能性，均已被常识所排除了。”王征程一一举例说明。

“好！”陈耳东不由地脱口赞道。他同意小伙子这番精辟的分析。而后，他又狡黠地一笑，固执地说道：

“我却偏要这么认为，那是她被人吊死之前，酒醒了，麻药劲过去了，或者……总之，她明白过来了，于是挣扎着想用双手解脱绳索但没有成功，所以掌纹、指甲缝里便留下了一些麻绳的碎屑儿。”

“根据常识判断，她吊的位置，绳索套在后喉，紧勒锁骨，手一垂下，便失去了再抬起的能力。……”

“这是她在挣扎过程中造成的绳索后移。”陈耳东似乎是非要难倒王征程才肯罢休。

“如果是这样，她的前喉应留下索沟痕迹，在向后移动时则应留下擦伤的痕迹，即使脖子不划破，也会有皮下瘀血，因为有一百多斤的人体在下边坠着。”王征程回答得更加从容，也更加注意了措词的准确和贴切，可那两只精灵的眼睛里，却闪烁着急切期待而又略显惶惑的光芒。可以看出，他虽然倔强自信，但也隐含着不安。

陈耳东欣喜地笑了。他不再吭声，微微地点着头，似要结束这场突袭式的考试。于是，他是用平等商讨问题的口吻说：“当然罗，由于现场已经被羊群践踏，我们从这铺满半寸青草皮的地上，已经很难辨出死者是从什么方向来到这个野树林，又是怎样吊上这棵歪脖子柳树的。但是，我们可以而且肯定能够从树干上找到她上吊前攀附的痕迹，比如，鞋底踩上的土迹，树皮被擦伤的破茬，手掌或指甲缝里留下的树皮屑、划印等等可供辨识的东西，但是，我们在放大镜的帮助下多番努力，都没有找到一丝一毫的印迹。”

“这正是令人生疑的地方。”王征程接过话头说下去：“所以我觉得，你在这个问题上的两点分析，是很有说服力的。第一是她上吊后舌尖滴下的涎滴，理应呈直线滴落到地上才对，可她衣襟的第二和第三个钮扣之间，却有几点涎渍，难道涎水离开舌尖下落时，还拐了个九十度的直角弯不成？第二，死者左手食指、中指的指甲缝里，衬衣背后左侧，和左脚布鞋后跟处，都有抓、抠、蹭过白石灰的痕迹。这两个疑点，足可说明死者并非开始就吊死在这棵树上，而是死后被别人移到这野树林来的。这儿只是案发的第二现场。”

“这个判断，从现在手头掌握的材料来分析，是能够成立的。”陈耳东说着看了看手表，“两点半整。我们快走几步，也许误不开开会时间。”

“对。”王征程随着陈耳东的步伐，紧跟上来，又